

德到這裡。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肯
蘭。前村深雪裡。莫作嶺梅看。
合贊曰。劉子羽綠楊繫馬。黃節夫深雪嶺梅。趙州栢樹話。首山竹篋話。
且將這一絡索。分付來日。待心空瞌睡起來。再商量看。

錢端禮 景元禪師法嗣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臆。仕至參政。嘗參護國景元。發明己事。後於宗門
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行機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示
微恙。修書召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禮起
跌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取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着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
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
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
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

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日掃盡。荷諸山垂顧。
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機曰。相公去便了。
理會甚坐與臥耶。禮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錢象祖 景元禪師法嗣

錢象祖字公相。號止菴。錢塘人。參護國景元。元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
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祖曰。緣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元
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祖渙然有得。守金陵日。以淨土真修為念。常於
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
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藹菴香從佛
國來。瑠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僧有問疾
者。祖曰。我不貪生。不怕死。不生天。不為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
逝。後有人夢空中云。錢丞相已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贊曰。兩錢公。皆元和尚法門高弟。一辭相位。修淨業。親近極樂世尊。一

臨寂時。召簡堂囑以宗門大事。談笑而去。且道。二老漢是同是別。咄。切忌錯認。

潘良貴守珣禪師法嗣

潘良貴字義榮。金華人。官龍圖。年四十回心祖闈。所至挂鉢。隨衆參叩。後依佛燈守珣。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只欲知死去時如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着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珣曰。備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貴於言下如醉而醒。珣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只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糍。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唯唯。

贊曰。南泉猫。趙州狗。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潘公既會自家狗子。豈獨不會別人猫兒。如何是別人猫兒。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曾開惠遠禪師法嗣

曾開字天游。久參圓悟大惠之門。紹興辛未。佛海惠遠補三衢光孝。開與趙令衿同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開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開擬議。遠震聲便喝。開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開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概。

葛剡惠遠禪師法嗣

葛剡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志慕禪宗。首謁無菴全。全令究即心。即佛。久無契入。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惠遠來居剡池。剡因從遊。乃舉全之所示語。請爲衆普請。遠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

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全肯之。即遣書頌呈遠。遠報曰。此事非紙墨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也。遂復至虎丘。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剡禮拜。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剡乃頓領。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虛空。召僚屬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贊曰。曾天游久參圓悟父子。葛信齋久參無菴和尚。却於佛海會中打失鼻孔。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

莫將

元靜禪師法嗣

尚書莫將。字少虛。豫章分寧人。官西蜀時。謁南堂元靜。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偈曰。從來姿

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王簫

元靜禪師法嗣

龍圖王簫。字觀復。留照覺曰。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簫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簫曰。前月二日。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簫乃契悟。

贊曰。兩箇俗漢。一人病在鼻孔裏。一人病在舌頭上。只消南堂一味藥。管取兩箇面目如舊。不見道。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張拭

道顏禪師法嗣

張拭字敬夫。累官吏部侍郎。嘗問道於道顏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麼生。顏曰。還同不知有。拭曰。政當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

常拭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蘊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顏然之後方病革，定叟求教拭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話訖而逝。拭平生潛心經史，動以古聖賢自期。所著有論孟太極諸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贊曰：碧落虛空，蟬蛻春融。點顏川眼，挺濂溪松。且道是禪學是聖學。一任天下人摸索。

李活 天童曇華
禪師法嗣

侍郎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建昌人。紹興中進士，嘗閱楞嚴經，如游奮國。應菴曇華說法於衢之明果，浩投誠入室。華搯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浩駭然汗下。華喝出。浩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曰：門有孫臆鋪，家存甘贊妻。夜眠還蚤起，誰悟復誰迷。菴見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浩贈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積後，却來這裡喫拳頭。

吳十三 道謙禪
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己事扣諸禪。及開善謙歸結茅於其左，遂行給侍。一夕忽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着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朱熹 道謙禪
師法嗣

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照照靈靈一着。年十八，從劉屏山游。山意其留心舉業，搜之篋中，惟大惠語錄一帙而已。熹嘗致書道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提撕顯投一語警所不逮。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

去知見。不要強承當。熹於言下有省。有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見識。又曰佛家有二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法甚嚴。毫髮不容。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絲規矩。便是兼得律的。看來今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皆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惠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公惺々否。又自答曰。惺

々。今時學者却不如此。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乾道中進士。官至知荆門軍。居象山。教授生徒數十百人。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嘗謂孔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不知當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苟術與吾儒不類。即是異端。非指佛老也。一日。門人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淵。曰。如何。繹曰。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淵。曰。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嘗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都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又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是皆這手。我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周答曰。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把鋤頭處明

此手淵曰。淳叟亦善噉。周友亦可謂善對。心空曰。人有兩手。屈伸在我。要把握用明他。明他何用。今有病夫兩手俱廢。蓋世明醫。咸不能治。忽遇仙人來。遊人淵嘗終日。間授以盤丹。還復如故。就此就彼。自然明白。淳叟亦不善噉。周亦可謂不善對。淵嘗終日。默坐。阜民一見。謂曰。子以何束縛如此。淵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天擊。趙東山贊淵曰。儒者曰。汝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似俟聖人百世。卒諡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世。一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慶元中第進士。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儒以朱文公為宗。慨然以斯文自任。又深於禪學。嘗謂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曠止安。息欲寡求。然後緣禪定造智慧。又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曰。始於聞中入流亡。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二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即與諸佛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

果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名雖四果。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又跋蓮經普門品曰。予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昔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做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被自脫。惡人侵凌。待他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此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也。黑風吹船。是于顛事。

贊曰。紫陽闢佛。人爭效顰。珠不知。紫陽見地。雖未直捷。而平生問學。靡不暗通佛理。況最初入道。原得之禪門。而晚年又有六祖真聖人之嘆。則非闢佛。乃闢其捨自心佛而外求有相佛者也。陸象山渾身是禪。真西山全體是教。三公之於佛門。雖隱顯讚揚不同。而極力崇護則一。雖然向上一着。猶未夢見在。

放牛居士

無門開禪師法嗣

放牛余居士。古杭人。宋淳祐間。參無門開道者。豁然大悟。嘗曰。佛法如海。皆從細流而入。如人破竹。緣透一節。其餘皆迎刃而解。不勞餘力。予自小便有此志。參訪名人。與諸方禪者。打一。世口鼓。自謂佛法止如此。便都放倒了。後參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便被。他劈面門。截住。連道。不是。不是。退而思之。許多年下工夫。豈無歡喜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服無門道。不是。不是。及見真菴。遂叩之。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真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

兩箇字。予問。兩字如何說。曰。不是。不是。予因此而知。無門老人。爲人處。一點惡水。不會輕澀着人。予雖不敏。被真菴連狀領過。抱屈不少。因述是非。闢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回光返照。迴絕遮欄。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重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沈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看。安吉州。沈道婆。問有因果否。曰。有。曰。參學人。實無悟處。師家故言。不是。有因果否。曰。佛法不順人情。豈無因果。百丈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曰。是非關有幾句。曰。有四句。曰。四句樣麼。生舉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得離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曰。備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曰。嫁鷄逐鷄飛。嫁狗隨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曰。月子灣。夕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曰。不問這箇風光。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曰。既無男女相底。問甚是非關。曰。

別有向上事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曰。馬蝗了住。鷲鷲脚。備上天時。我上天。王日休字虛中。號龍舒居士。端靜簡潔。博極經史。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精進念佛。年六十。布衣蔬食。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淨土文勸世。將卒三日。徧別親識。有此後不復再見之語。至期讀書罷。如常禮念。忽厲聲稱阿彌陀佛。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如植木然。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向西行者。自是家家供事云。蓮師贊曰。龍舒勸發西方。最爲激切。懇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於臨終之際。殊勝奇特。照耀千古。嗚呼。豈非淨土聖賢入鄽垂手者耶。

贊曰。甚矣參禪之難。不難於口鼓。而難於心悟也。昔香嚴參潯山。問一答十。問十答百。山皆不許。一日山謂曰。不問汝平生學解。汝未出胞胎時。本分事道。將一句來。嚴茫然無對。後因擊竹省悟。遂遙禮山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放牛居士與諸方打

一世口鼓。及參無門。開口便道不是。復見臭菴。始豁然得自在法門。今是非關現在。口鼓耶。心悟耶。噴爛泥裏有刺。

又贊曰。是非關。千波競起。淨土文。一巨晴空。且道。兩者是同是別。若道是同。願預佛性。儻侗真如。若道是別。徐六擔板。各見一邊。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畢竟如何看取。其下註脚。

宋濂千巖元長
禪師法嗣

宋濂金華人。母夢一異僧。手寫華嚴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了濂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字景濂。別號無相居士。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山三闕大藏。嘗往謁千巖元長。長吐言如奔雷。濂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謁長。長曰。聞君閱盡一大藏經。有諸。曰。然。曰。君耳聞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耳。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長初答濂書曰。前日承一宿山中。今日有書來報云云。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

笑箇什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作銀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輒得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弄聰明業識。多了。乍聞吾輩說一箇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生死。暫時起一念厭離心。回頭乃見無思量無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窓。喻如須彌山。言說不得。這箇只是暫時岐路。如何便罵得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失。要成辨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辨這件事。只向無思量無言語處。便好仔細推窮。不用說向人。驀忽命根斷。喻心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印可。亦不遲。他日又答書曰。承叙自幼讀佛書。領其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邊離中。分彼此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言爲不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爲界中。不

斷滅有爲之法。居有爲界中。不分別無爲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爲底便是無爲底。左右已百了千當。何處更有身心之慮。未祛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真實工夫可做。而後出離有爲了生死大事耶。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爲是無爲。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這些子。直是誦訛。故孔子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心。死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此燒作一堆灰。在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參晦堂。示吾無隱乎爾。一言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辨箇事。自有箇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是死心。晦堂作家爐鞴。惡辣鉗鎚。始得這一隊漢。若到無門門下。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裡。濂又嘗慕楚石琦。參見護龍河。相與談立。因出賸語。一編求正。琦覽已嘆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濂初見太祖。即勸不嗜殺人。及佐

太祖定太平興禮樂。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佛法遂賴以重光。夔江坐脫後百餘年。有見之終南山者。文集八十二卷。撰塔銘三十餘篇。堪續傳燈。嘗作永明贊曰。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贊曰。蓮池本師頌云。至人無己。妙應斯圓。一鏡虛明。萬象畢現。以此知宋文憲真不可測。地位中人也。公方墮地時。母夢異僧手寫華嚴而曰。我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噫。豈真舐筆和墨。然後謂之寫經。蓋永明傳佛心印以後。一生行華嚴行。而殘燈欲燼之時。菩薩度生尤急。則昔現比丘。今現宰官。昔現拄杖鉢囊。今現娑坊酒肆。正華嚴事事無礙法界耳。或者以善公血書之事當之。誤矣。雖然。塵刹無盡。衆生無盡。寫經無盡。而此假室以終。卷者亦無盡。

青蓮居士對

居士分燈錄下卷終

居士分燈錄補遺

呂巖真人 黃龍海機
禪師法嗣

呂巖字洞賓。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海機禪師擊鼓陞堂。機見知是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巖毅然出曰。雲水道人。機曰。忽遇雲盡水乾時。如何。巖無對。求代語。巖如前問。機曰。黃龍出現。巖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機指曰。這守屍鬼。巖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機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巖薄訝。飛劍脇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皈。機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巖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擲碎琴。如今不

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機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州。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示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一張伯端字平叔。天台人。得仙道。作悟真篇。又徧參禪門。有省。後讀祖英集。頓明心地。乃曰。獨修金丹。不悟佛理。即同楞嚴十種仙趣。又詞云。丹是色身至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悟真宗。決了無生妙用。後跌坐而逝。火化得舍利千百粒。既而又有入見之者。

贊曰。首楞嚴經云。有十種仙。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回妄想。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夫報盡則非無量。還來則非常住。地行絕行。安知其不爲蟻蟻。取此三島十洲。安知其不爲鐵床銅柱。何以故。迷正覺故。或有人問。洞賓參黃龍而悟道。平叔讀祖英而明心。此又如何。但對他道蟠桃三千年一熟。還會麼。若也不會。問取西漢東方朔。

居士分燈錄補遺卷終

居士分燈錄後序

唐世豪傑之士皆去而主法席非但儒門淡泊收拾不住也當其時內而妖牝雄貂外則叛藩悍將皆手懸富貴以鼻息籠天下士士之無識者爭趨焉顧可以斂龍檻象乎趙州臨濟諸人皆具王侯將相之才而息心皈佛大機大用殺活自繇無俟外學相助也五季以後辨藻轉高然往往從義理窟中翻駁而出是衲子反帶書生氣矣宋世諸公則又以儒者操衲子之戈陰咀其腹陽樹爲敵試問晦翁科舉擔中所挾何牘而斷々異教不止末後一着遷化露奇又向何地皈依宿也當其時不昧本領直舉家風者固自有人如劉元城謂孔佛之言相爲終始投荒之日得力此事了不自諱張子韶格物明透妙喜物格至謂必學佛然後知儒及撞破乾坤推倒食案叢林欽服無敢相謾何其光明偉烈也未法陵夷孤燈絕照而分其枝影代不乏人夫體權應道薰學尊聞歸列金湯廣施津筏雨花室裏不礙維摩雲黃山中詎掩大士源流承揚

髓血貫通。吾讀分燈一錄。而顯密證現。道藉人弘。果無憾矣。或謂心空居士家視樂邦神化蓮乘。既括萬善之旨。盡歇諸方之狂。而意存該綜。條分指授。豈持名反念。而外又別有正法眼藏在乎。余曰。居士學無淺味。話演出從上綱宗。不說義理禪教。壞人家兒女。唐宋以來。精靈果位。處處逢着。亦言言印着。即謂七十二家隨身竿木。皆資淨土舟航可也。若猶帶水拖泥。則九品不生。即使擊石敲火。而五燈亦終暗矣。必如居士脚踏實地。口宣妙音。乃謂之不昧本領。乃謂之大開宗風。慎勿向靈知分段際。錯認其婆心所寄也。

壬申仲秋許經謹識

居士分燈錄勸緣引

宋洪覺範禪師著。僧寶傳林間錄。智證傳三書。昔人比之貫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茲朱心空居士力扶正法。猛發弘願。自庚戌迄今。越二十年許。纂就

佛祖綱目四十一卷。擬照藏板。募梓流通。又輯分燈錄二卷。今先付剞劂。凡居士七十二人。俱師承有據。及應化再來者。仍請七十二位居士。各捐貲五錢。或三錢。助刻此錄。即註姓氏。庶符往哲。共續禪燈。其用心更勤且苦矣。僭爲勸緣。敢云導引。

崇禎辛未一陽生日。勸緣友末章台鼎頓首拜啓。

中峰和尚閱林間錄有感。而說偈曰。林間編此錄。深夜剔殘燈。惠命微如線。人心冷似冰。祖庭空積雪。古路不逢僧。追跋前賢轍。思皈一念增。噫嘻可勝嘆哉。今不佞之輯分燈也。特竭微誠。敢有禱於居士。夫釋孔孟之微言。窺佛祖之命脈。原無二道。豈有兩心。第直探本根。而剪除纏

蔽之荆棘深窮教典而運出己之家珍提獎實心實行緇流而使空門不至冷落魔外不至充盈則在今日尤爲急務耳一時助梓宰官居士例得並書以植殊因

張所望 陳繼儒 張翼軫 黃廷鶴 徐兆禎 王元瑞 李凌雲

莊元禎 馮明玠 沈匡濟 王獻吉 姚士芳 葉師曾 章台鼎

杜麟徵 鄒孟仁 章輔世 許經 陸景暉 徐爾鉉 董祖和

馮鼎弼 唐允諧 馮鼎位 葉有英 吳蹈昌 張天彝 陸慶麟

陸慶紹 鄒孟浩 屠旭 以上各捐 貲五錢

蔣日華 唐允恭 徐仕傑 張方陽 屠洪謨 章台鉉 姚世祥

沉鳴鐘 李中梓 唐允懷 馮鼎鐘 章閻 陸景象 章簡

陸景行 張安苞 李是楫 褚璜 章甲 陸景俊 陸慶裕

楊方榮 唐國讚 董文洪 周孔易 高孟弢 馮鼎祿 馮鼎彥

馮鼎芬 陸慶期 陸慶頤 陸慶恆 陸慶泰 吳汝昌 大畑

王乃欽 王行弘 張駿聲 張鴻聲 唐居仁 陳有年 朱時恩
以上各捐 貲三錢

崇禎壬申八月朔日心空居士朱時恩謹識

居士分燈錄助緣姓氏末卷終

居士分燈錄跋

自廬山諸賢以還。開士棲托耽玄味勝。蓋亦代不乏人。已第不過逸情遠韻。脩然埃埴之外焉爾。迨柳州臨川涪翁無咎輩。始暢發西方宗旨。而眉山公尤縱橫解脫。掀翻寶藏。光流電滅。然人亦屢以文言悅之。不必於心性領入也。惟陶元亮晁明遠差得輕安境地。迺如裴公美之爲相。趙閱道之爲執政。元城橫浦之爲碩儒。而孟無菴之爲大將。所謂實修實證。不捨塵勞。而圓通應現者。安在夫動寂異源。而緇白殊塗也哉。社兄朱我沾氏。三明八解。夙契鍼水。願以引掖同志爲拳拳。而又懇眎爲口頭禪已也。尙友達喆。勘辨根乘。必取傳授的灼。依皈的切者。方許分般若一燈。勘豎入天榜樣。若覽者。膚剽藩拾。止作一番義學理會。即七十二大德。總未夢見在。

偶諧居士黃廷鶴題

明治三十年七月八日印刷

明治三十年七月八日發行



參訂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發行所

○定價金三十五錢

郵税金六錢

森慶造

東京市麻布區市兵衛町
二丁目九番地

平本正治

東京市神田區駿河臺
西紅梅町十二番地

三島字一郎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
二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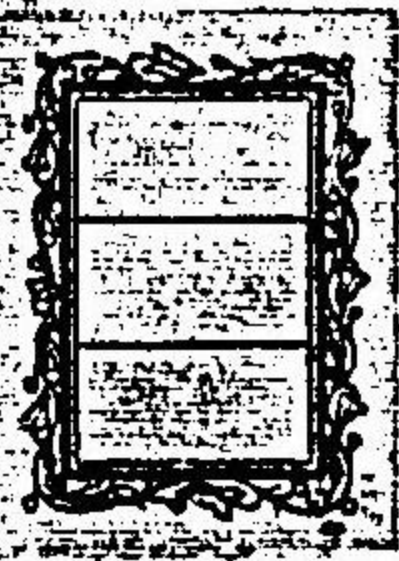
弘文堂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
二番地

光融館

東京市神田區駿河臺
西紅梅町十二番地

版權
所有



發賣所

東京市牛込區神樂町一丁目六番地 益友社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八番地 鴻盟社
 東京市麻布區飯倉町五丁目 森江佐七
 大坂市東區本町四丁目 金尾種次郎
 名古屋市門前町二丁目 其中堂三浦兼助

大賣捌所

東京銀座尾張町二丁目 東海堂
 全 神田表神保町 東京堂
 全 神田裏神保町 上田屋
 全 京橋繪屋町 北隆館

東京京橋銀座二丁目 文海堂
 全 京橋繪屋町 良明堂
 全 淺草廣小路 淺倉屋
 全 本郷元富士町 盛春堂
 全 本郷元富士町 田中屋
 全 神田錦町一丁目 武藏屋
 全 神田一ツ橋通 有斐閣
 京都東六條中珠數屋町 法藏館
 京都下京區五條通 高倉西入萬壽寺町 西村十次郎
 京都 柳技軒
 京都市三條通高倉東入 出雲寺文次郎

108
26

